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

詳校官原任主事 臣 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

眉山蘇軾詩二

目錄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壽陽岸下

泗州僧伽塔

龜山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游金山寺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甘露寺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戲子由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錄三首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宿臨安淨土寺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遊徑山

夜泛西湖五絕

監試呈諸試官

望海樓晚景五絕

錄三首

試院煎茶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催試官考較戲作

秋懷二首

梵天寺見僧守誼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錄一首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畫魚歌

遊道場山何山

贈孫莘老七絕

錄三首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錄一首

法惠寺橫翠閣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錄一首

自普照遊二菴

新城道中二首

錄一首

於潛女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
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七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

眉山蘇軾詩二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
山控吾前吞吐久不暇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人
更傳呼弱纜恃管蒯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鬼神欺
吾窮戲我聊一噫餅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刻畫山水如謝公而去其棘澁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
長淮忽迷天遠近
青山久與船低昂
壽州已見白石塔
短棹未轉黃茆岡
波平風軟望不到
故人久立烟蒼茫

宛是拗體律詩別饒古趣

施元之曰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年三十六
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虔烟雨淒然

頗有當年氣象也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幙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
偶聽黃鸝第一聲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
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
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
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
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遶淮甸

至理竒文只是眼前景物口頭語透關無碍是廣長舌
潛溪詩眼曰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干
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

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
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
句句如此

困學紀聞曰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於川其時在風
泂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
乃桂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怨本此意

容齋四筆曰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

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以羊頭神顧
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坡詩云
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為庸
俗道也

志林曰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
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
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
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

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
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
非前定乎予以為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
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
僧卧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游
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

自注宋文帝遣將
拒魏太武築城此

山

萬里句濶遠一菴句靜閒妙作對偶熙寧甲寅軾自杭
倅移知密州至元豐己未移知湖州故云再過龜山歲
五周結寓感嘆以見兵戎事往并故壘亦不復存不獨
無人記憶已也

明道雜記曰蘇公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
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
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

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何他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
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
忽驚飛電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
疾雷一聲如頽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
恍疑所見皆夢寐百里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
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

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官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
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
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韡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
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
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

自注是夜
所見如此

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
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一往作縹緲之音覺自來賦金山者極意著題正無從
得此遠韻起二句將萬里程半生事一筆道盡恰好由
岷山導江至此處海門歸宿為入題之語中間望鄉國
句故作羈望語以環應首尾後思及江神見怪而終之
以歸田矜奇之語見道之言想見登眺徘徊俯視一切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
撞鐘擊鼓聞淮南
焦山何有有修竹
採薪汲水僧兩三
雲霾浪打人迹絕
時有沙戶祈春蠶

自注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

我來金山更留宿
而此不到心懷慙

同遊盡返決獨往
賦命窮薄輕江潭
清晨無風浪自湧

中流歌嘯倚半酣
老僧下山驚客至
迎笑喜作巴人談

自注

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自言久客忘鄉井
只有彌勒為同龕
困眠得

就紙帳暖飽食
未厭山蔬甘
山林饑卧古亦有
無田不退寧非貪
展禽雖未三見黜
叔夜自知七不堪
行當投

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留茆菴

金山作已極登高望遠之勝故焦山作只寫見聞歌嘯之景彼以雄放稱奇此以閒寂入妙結處無田不退寧非貪則又為前篇有田不歸如江水之句進一解矣

甘露寺

自注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亮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鑊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穆宗皇帝造福所葬者也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
欲訪甘露當途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
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
數州山長江漫漫卻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很石卧庭
下穹隆如伏獬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琬鑕一談收獬子
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鑊相
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
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

冰紉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
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
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
撐雲峰裂根入石窟蟠薤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
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
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
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
不待雍門彈

就寺中所見器物撫時懷古每事各為段落而感慨深情別有規連矩洩之妙

志林曰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則猶此意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玉壺清話曰潤州甘露寺熙寧四年春江中漁者見
神光累夕起於溷廁間一旦其廁無故自圯長老應
夫再營之方築基墾土去地數尺一礎覆土中刻曰
有唐太和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於上元縣禪衆寺舊
塔基下獲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重瘞藏於
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銀槨一錦襪九重皆
余之施也余創甘露寺寶刹重瘞舍利以資穆皇之
冥福也江浙西道觀察等使兼潤州刺史李德裕記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
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
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
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
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
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作
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結句清景二字一篇之大旨雲雪樓臺遠望之景水清
林深近接之景未至其居見盤紆之山路既造其屋有
坐睡之蒲團至於僕夫整駕迴望雲山寒日將晡宛焉
入畫野鶻句於分明處寫出迷離正與起五句相對照
語語清景亦語語自娛而道人有道之處已於言外得
之栩栩欲仙何必滌筆於冰甌雪碗

蘇長公外紀曰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子瞻以臘日
訪之作詩此詩惟孥遽二韻艱澀而公三疊之原韻

孥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

施元之曰惠勤餘杭人東坡通守錢塘見歐陽文忠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東坡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遂賦此詩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眼前勃篌何足道
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蘆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
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
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
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前後平列兩段末以四句作結宛丘低頭讀書而有昂
藏磊落之氣別駕畫堂高坐而有氣節消縮之嫌其所
齊名並驅者獨文章耳而文章固無用也中間以畫堂
五丈容旂旄對宛丘學舍小如舟以重樓跨空雨聲遠
對斜風吹帷雨注面以平生所慙今不恥對先生不愧
傍人羞以坐對疲氓更鞭箠對門前萬事不挂眼以居
高志下真何益對頭雖長低氣不屈故作喧寂相反之
勢不獨氣節消縮者難云自適即安坐誦讀者豈云得

時文則跌宕昭彰情則款款悒鬱

烏臺詩案曰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意
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陞楯郎
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家貧官卑
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以當今進用
之人比侏儒優旃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
無術是時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
君於堯舜今時又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

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
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釐鹽甘似蜜以譏新差提舉
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第轍
為學官故有是句生平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
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箠此等貧
民軾生平所慙今不復恥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道
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
作鹽司意不喜其為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

陽虎也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
卧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
背之不見與無同孤裘反衣無乃魯
張君眼力觀天奧能遣荊棘化堂宇
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
才多事少厭閒寂卧看雲烟變風雨
筍如玉筍榧如簪強飲且為山作主
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

春濃睡足午牕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句句奇闢軾每以人事喻景物筆端出奇無窮真乃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深矣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如古謠諺精悍道古考天竺觀音祈禱晴雨見於史者始自高宗紹興然張去華禱雨之事已始自咸平初

靈感之額則賜於治平此詩輟未廢筐之詞似含嘲諷
集中有杭州禱觀音祈晴祝文蓋自熙寧間習俗盛行
矣

咸淳臨安志曰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山中夜
有光就地視得竒木命孔仁謙刻觀音像會僧勲從
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間妙相具足錢忠懿
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乃即其地創佛廬號
天竺看經院咸平初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

天寺致濤即日雨自是遇水旱必謁焉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錄三首

黑雲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
無主荷花到處開
水枕能令山俯仰
風船解與月裴回

獻花游女木蘭橈
細雨斜風濕翠翹
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辭招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飈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瀾瀾香
風過蓮葉驚枕裂魴鯉欠伸宿酒餘起坐濯清泚火雲
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東方啟
驚枕裂魴鯉五字警絕筆端有風冷然

宿臨安淨土寺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
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烟縷覺來

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為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別有一種清腴幽異之趣無心刻琢自造玄微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注岡巒

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跨
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
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
金珠散貧賤竇融既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耿閱
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金殿
寫步至之景琢句近六朝人風骨後幅即事寄慨正以
不橫使議論為高

五代史曰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以販鹽為盜

天復二年封越王昭宗詔圖形凌烟閣升衣錦營為
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
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
兼淮南節度使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
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遊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轡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

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牕暖足來，朴朔夜鉢呪水降蜿蜒。

雪眉老人朝叩門，願為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

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

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

欲看細字銷殘年。

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只是敘述徑山事奇文崛起紙上如有金碧照耀躡杜陵之高蹤導渭南之先路

烏臺詩案曰熙寧六年遊徑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議論偏隘不少
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閒之處為樂也

徑山山門事狀曰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以通天目故謂之徑山有大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初隱此山有素衣老人前致拜曰我龍也自師到此

吾屬五百皆不安息我將挈歸天目願捨此地為師
立錫之所師許之乃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峰之間中
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漲留一穴水慎
勿堙之我將時至衛師焉今此一穴尚存謂之龍井
永泰中師坐石屏下見白衣儒士拜於前自言是天
目中子山人也長安佛法有難聞師道行高邈願度
為沙彌往救師曰汝有何術曰我誦俱胝觀音呪功
力無比師欲驗之乃曰吾坐後石屏汝能呪之令破

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之喝石巖師知
神異為薙髮給衣賜名惠崇至京師與術士競惠崇
告勝云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璧
遊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
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

船過惟有菰蒲聲

自注湖上禁漁
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
就視不見空茫然

五絕蟬聯而下體製從三百篇出清蒼突兀三四兩作
寫景之妙尤為脫盡恒蹊昔陳思贈白馬王彪詩藝苑

卮言謂其體全做大雅文王之什至謝康樂登臨海嶠
四章文選直合為一首注亦更不分其一其二若此詩
亦必作一首讀乃見其妙耳

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
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每聞
科詔下白汗如流瀦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
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

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醢
咀嚼沙礫礮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蹕踉蹌維時老宗伯氣
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淦至音久乃信知味
猶食甚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社謂當千載後石室祠
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
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
卻顧老鈍軀頑朴謝鐫鋟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噤聊
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熙寧五年軾在杭州通判任是年科場監試故有呈試
官及試院諸詩此其第一作也以自述起以自述終中
間極論文章之變嘉祐茁軾之習文變而弊得歐陽為
之力返於古逮王安石一變科舉之法是又變而之衰
之候矣括以二言曰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而自傷
老鈍無與迴瀾豈惟論文實以慨世

趙次公曰衛玠樂廣言其時尚虛無之學也曹植沈
約言時以詩賦為篆刻而不用也

石林詩話曰至和嘉祐間塲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
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
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
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焯輩
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
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不可謂不得人矣

邵長蘅曰先生以嘉祐六年辛丑中制科入第三等
至熙寧五年壬子在杭州監試蓋十二年矣今十稔

舉成數云

望海樓晚景五絕

錄三首

海上濤頭一線來
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
更看銀山二十回

橫風吹雨入樓斜
壯觀應須好句誇
雨過潮平江海碧
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
隔岬人家喚欲應
江上秋風晚來急
為傳鐘鼓到西興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
颼颼欲作松風鳴
蒙茸出磨細珠落
眩轉遶甌飛雪輕
銀餅瀉湯誇第二
未識古人煎水意
自注古語云煎水不煎茶
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
貴從活火

發新泉又不見
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
定州花瓷琢紅玉
我今負病常苦飢
分無玉盃捧蛾眉
且學公家作茗飲
塲爐石鉞行相隨
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
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獨寫煎茶妙處於集中諸詠茶詩別出一奇語不必深而精采自露此與汲江一篇在古近體中各推絕唱

任居實曰蔡君謨作茶辨辨水泉煮飲等極為詳備有蟹眼魚眼用湯之法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為一沸四向如湧泉連珠為第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則湯老

趙次公曰銀餅瀉湯誇第二此乃是尋常點茶時先略傾餅中湯方點謂之第二湯也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
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
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
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
空齋晝靜聞登登竒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
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

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軾論書大旨不外前和子由作所云端莊雜流麗剛健
含婀娜二語故每不取少陵瘦硬通神之說此詩就亭
中所列李顏二徐諸刻加之評論軾之書其源出於顏
徐詩中細筋入骨如秋鷹及字外出力中藏稜二句非
惟道古乃其自道蓋直以金針度與人矣

復齋漫錄曰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
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

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杜陵評詩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軾墨妙亭記曰熙寧四年十二月高郵縣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

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
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
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
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
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為記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
似蓬島鳳唼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

潮壯觀天下無鷗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
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
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鵲
寫月高朗寫潮雄奇鷗鵬組練二語可拈枚乘七發觀
濤一篇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
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牕前有棲鵲夜嘯如狐狸露冷

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有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
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興為嗟咨便當勤秉
燭為樂戒暮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塔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
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
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
無食自不安猷歆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前作感愴後作乃導以冲和起乎悲止乎樂蓋猶是優

游卒歲之旨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
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峭蒨高潔韋柳遺音

竹坡詩話曰余讀東坡和梵天寺僧守詮詩嘗喜其
清絕過人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
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

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
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湖壩雜記曰梵天寺石幢高建皆鐫吳越名號其寺
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為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
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
藍乎

冷齋夜話曰東吳僧惠詮佻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

書一詩於湖上山寺壁東坡一見為和其後詮竟以
此詩知名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齊
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繫維謂君
朝發燕秣楚日未歆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金鞍冒
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為人所
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

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
與吾子期空階卧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牆霜葉
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
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
儀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
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癰瘕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胡
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起處八句以我與君並說為雙提之勢謂君朝發燕以

下言孔也空塔卧積雨以下自言也而中以人生各有
志四句聯絡上下纓帶有情此是一篇關鍵處至於候
吏報君來以下不過敘述贈答之因體勢故應爾爾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
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
助官政泣然淋衣纓人如鵝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
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

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藿

職役之勞與夫妨農病民之實歷歷如繪所以指陳得失有國風小雅之遺其云羨長卿而愧淵明特托言耳烏臺詩案曰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

未休而役千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又言
百姓已勞苦不意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
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某亦在
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
故山友慎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河不
當又妨農事也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錄一首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

掃地焚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
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杳窈迴合如坐虛白而閑重元

竹坡詩話曰東坡遊西湖於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
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
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
而順之名出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
喜及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
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唬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
鶴髮初生千萬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感繡
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
仲儒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

前十二句稱述本事於離合情狀曲折無不盡矣然讀之但覺情餘於詞者以有嗟君憐君羨君愛君等字為之點睛便俱是作詩之旨與傳記體裁迥別也感君離合二句忽念及今無古有作一轉軸以下遂歷陳古事不復再加論斷截然而止此格尤為創見然正是漢魏人遺意低手不能為亦不敢為也 七言轉韻古詩凡

轉韻之首句未有用韻者七言音節自不可與五言一例嘗考杜陵全集其中亦有三四首出韻者若醉時

歌之先生有道出義皇哀江頭之憶昔霓旌下南苑等
句是也此詩不羨白衣作三公句無韻蓋亦如少陵之
偶亦有之而自來詩人從無論及於此者何耶

司馬溫公日錄曰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
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
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幟以散與人至是得之
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
故召之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

通判

東軒筆錄曰司農少卿朱壽昌在襁褓所生母被出
治平中棄官入關中尋訪得於陝州蘇子瞻作詩序
且譏切世之不養者李定見之大惋恨會為中丞劾
軾作詩訕謗將至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為黃州團
練副使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綬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舊因萸菜求長假

新為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
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卜居心自放
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踈履數從圯上老逸書閒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
只恐先春鷓鴣鳴

集中七言長律甚少此體在唐如杜白諸公亦不見多
以其傷氣也是作格度渾成音調諧美錄此一首以見
才大無所不可耳

畫魚歌

自注湖州
道上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
渚蒲拔折藻荇亂此意豈復遺
鰕鮓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萬一
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
漁人養魚如養雞插竿貫笠驚鷓鴣
豈知白挺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踈
時新法盛行故即短鉤畫水以為喻
所言此意豈復遺鰕鮓與一魚中刃
百魚驚者似皆指新法之病民王呂
輩壞法亂制豈異拔渚蒲而亂藻荇
哉其請罷條例司

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正與
詩意相同而其繪事如畫筆端有神雖寥峭短章讀其
詞如有千百言在腕下

趙次公曰鯢有二有鯨鯢之鯢有魚子之鯢此意豈
復遺鯢鯢言魚子也

邵長蘅曰畫胡麥切音義並同劃以鈎劃魚今三吳
水鄉往往有之

遊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
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
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
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
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欄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
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
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嘆

道場山頂何山麓總寫四句此下詳於道場而略於何

山乃偏於詳處更作出山回望二語搖蕩入情何山只
緬懷高人之讀書不復模山範水意盡而止無往不以
自然為工

汪藻何氏書堂記曰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
氏為晉何錯錯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
為寺而名其山

贈孫莘老七絕

錄三
首

嗟予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

當須舉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淥浸裾
碧瀾堂下看銜鱸
作堤捍水非吾事
閒送苕溪入太湖

烏程霜稻襲人香
釀作春風霽水光
時復中之徐邈聖
母多酌我次公狂

前兩作憤懣之詞
以快利出之後一
首役使成語如天
造地設前無古人

烏臺詩案曰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

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時
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
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次首某為
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使差相度堤岸意言本
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趙次公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州安吉
縣天目山三萬六千尺而水經浙江水出吳興郡於
潛縣北天目山按王存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界首

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雖屬杭州與湖州接境先生倅杭以開運鹽河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為隄而事不在已也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錄一首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蟄龍知

石林詩話曰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

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神
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
時相因舉軾檜詩云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
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
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
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
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苔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螭龍知有無譏諷答曰
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
是也吏亦為之一笑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多故態轉側為君容幽
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
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
橫翠憶峨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

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作初唐體清麗芊眠神韻欲絕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錄一首

風轉鳴空穴，泉幽寫石門。虛心聞地籟，妄意覓桃源。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清冷慰文園。

好景宜得好詩，乃偏以詩之難好見其景之絕奇。工於

翻案

西湖遊覽志曰風水洞舊名思德洞上洞立夏清風
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

自普照遊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逢人
裊裊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
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
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清幽之趣微妙之音司空圖詩品中未曾道及

新城道中二首

錄一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
吹斷簷間積雨聲
嶺上晴雲披絮帽
樹頭初日掛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
溪柳自搖沙水清
西崦人家應最樂
煮葵燒筍餉春耕

絮帽銅鉦未免着
相矣有野桃溪柳
一聯鑄語神來常
人得之便足以名世

方回曰東坡為杭倅時詩熙寧六年癸丑二月循行
屬縣由富陽至新城有此作三四乃是早行詩也起

句十四字妙五六亦佳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
鰓沙鬢髮絲穿桁
蓬沓障前走風雨老漚宮粧傳父祖
至今遺民悲故主
苦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
逢郎樵歸相媚嫵
不信姬姜有齊魯

村粧野境寫出脩然自得練響選和可入樂府

李厚曰老漚吳王漚也杜牧之詩老漚即山鑄後庭

千蛾眉此指吳越王錢氏也

趙次公曰簪沙鬢髮絲穿杼退之月蝕詩云赤鳥司
南方尾秃翹簪沙杼當作杼字書杼同楮字耳於絲
穿之下無義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絲穿杼言鬢如
絲之穿杼也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
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

朱欄出山破石壁很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巘葱蔥城
郭麗淡淡烟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
獲微景收昔遁道人真古人嘯咏慕嵇阮空齋卧蒲褐
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
澀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嚙廢朝飯

煅煉之工字字創獲至天功爭向背以下十二句忽作
排對而風骨益覺峻聳詩有排對自晉有之二陸顏謝
已層見疊出至於王褒庾信之篇但略研聲病即成唐

律而詩體日趨靡曼矣此作刻削傲岸具體昌黎若僅
謂體格似少陵漢陂西南臺等篇則猶未盡其風力也
冷齋夜話曰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有自
題北山垂雲菴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然
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於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
忽飛來啼破幽絕處坡與之遊甚多酬唱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
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藹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
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
自注皆取其有服也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卧客書帙歌喉不共聽珠貫
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
憑君遍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山水清音氣韻自別按周邠原作見咸淳臨安志結云
莫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前詩結語蓋答其

意

漫叟詩話曰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
招持服人遊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
灌將軍天然奇作

庚溪詩話曰錢塘吳山有美堂迺仁宗朝梅摯公儀
出守杭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
以上詩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
盡錄之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郭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四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目錄

韓子華石淙莊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病中遊祖塔院

栢堂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有美堂暴雨

登玲瓏山

宿九仙山

宿海會寺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錄一首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

首 錄一首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寶山新開徑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古纏頭曲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虎丘寺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錄一首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
書其壁

大風留金山兩日

遊鶴林招隱二首

無錫道中賦水車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聽僧昭素琴

僧惠勤初罷僧職

遊靈隱高峰塔

新城陳氏園次鼃補之韻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聽賢師琴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喬太守見和復次韻答之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

惜花

送春和子由

西齋

寄劉孝叔

懷西湖寄鼉美叔同年

祭常山回小獵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錄七首

湖橋

橫湖

蓼嶼

待月臺

過谿亭

箕簞谷

寒蘆港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寄黎眉州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和鼂同年九日見寄

送喬施州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

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四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八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韓子華石淙莊

絳侯百萬兵尚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我
公抱絕識凜凜鎮橫濱欲收伊呂迹遠與巢由對誓言
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為懷祖頗覺義之隘此身隨
造物一葉舞澎湃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彼美石淙

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屈折作濤瀨寒光洗肝鬲
清響跨竽籟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蒼
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

此蓋嫉世之貪位冒祿者軾通道藏嘗撰廣成子解故
有取乎老莊知足不辱之旨非為韓絳有手疏之詞遂
順其意而稱道之也

施元之曰韓獻肅公名絳字子華父忠憲公名億平
日嘗語子弟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以故子

華服闋誓墓年五十遽請謝事最後手疏言昔晉王
羲之去郡不仕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
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
前則無異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
臣今日輕有去就妄干退閒也章屢上終不允後拜
觀文殿學士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此詩
多用于華表意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間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戶月
枕中琴筑落塔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栖老漸便
惟有問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禱雨而曰百重堆案掣身間幾與嵇康書中言性不耐
煩而以遊山澤觀魚鳥為樂者無異矣有末二句一証
出心事遂覺滿紙閒情俱成警色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

欹枕風軒客夢長
因病得閒殊不惡
安心是藥更無方
道人不惜堦前水
借與匏樽自在嘗

不須矜才使氣興
會所到後人自百
募不到筆底定有
神力護持

徐一夔曰大慈定慧禪寺者唐寰中禪師之道場也
宋太平興國中寺以南泉願臨濟元無著喜趙州諗
巖頭叅雪峰存俱至茲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故又
名祖塔院元祐間蘇長公守杭有詩見於家集

栢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
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依巖出乞與佳名到處傳
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雙幹句人所能道也九朝句對法不測之至九朝施注
謂自陳隋唐五代至宋也

孤山二詠序曰孤山有陳時栢二株其一為人所薪
山有老人自為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

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栢堂堂與白公
居易竹閣相連屬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
潏潏星河半隱山
魚鑰未收清夜永
鳳簫猶在翠微間
淒風瑟縮經絃柱
香霧淒迷著髻鬟
共喜使君能鼓樂
萬人爭看火城還

起二句乃月夜恒有之景寫來却自引人入勝
魚鑰二句夜歸也淒風二句乘月也讀之氣和音雅令人神遊

於時世之昇平覺詩中魚鑰鳳簫絃柱髻鬟等都無一字泛設而以萬人爭看使君之歸作結又見為政風流極一時之勝賞矣

有美堂暴雨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潑灑金樽凸千杖敲鐙羯鼓催
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蛟室瀉瓊瑰

寫暴雨非此傑句不稱但以用杜賦中字為采藻鮮新

淺之乎論詩矣且亦必有浙東句作對情景乃合有美
堂在郡城吳山其地正與海門相望故非率爾操觚者
唐賢名句中惟駱賓王靈隱寺詩樓觀滄海日門對浙
江潮一聯足相配敵

西清詩話曰少陵文自古興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
之水皆立其語磊落驚人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
風吹海立蓋出此也

容齋四筆曰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

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來
讀者疑海不能立
黃魯直曰是蓋為老杜所誤
因舉三大禮賦朝獻
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
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
者皆句語雄傑
前無古人
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
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登玲瓏山

何年僵立兩蒼龍
瘦脊盤盤尚倚空
翠浪舞翻紅罷亞
白雲穿破碧玲瓏
三休亭上工延月
九折巖前巧貯風

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

用紅罷亞對碧玲瓏集內律詩每用此體遂為後人開
一門遲三休九折即是山中巖亭之名故緊接玲瓏句
為題正面結處別作喚醒語流韻悠然

臨安圖經曰玲瓏山兩山屹起盤曲九折上通絕頂
名曰九折巖行百許步有亭下瞰百里名三休亭

宿九仙山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
玉室金堂餘漢士

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遶千巖冷逼身
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峰缺處湧冰輪

後四句磊砢妥帖便入錢劉集中亦稱警策

宿海會寺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
綫路每與猿猱爭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哀飢腸鳴
北渡飛橋踏彭鏗鐐垣百步如古城大鐘橫撞千指迎
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

倒牀鼻息四鄰驚
統如五鼓天未明
木魚呼粥亮且清
不聞人聲聞履聲

自行路而宿自宿而天明
直記敘一時事耳不聞人聲
聞履聲寫幽寂之致
颯颯紙上

漫叟詩話曰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
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東坡詩言冷則云可噤不可
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頗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
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
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餽糟醉
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
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幽尋自茲始
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
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
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巧

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
磬山前見虎迹候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金甌
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徑
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
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自注太平寺
俗號小徑山

一往平敘不復作沈鬱頓挫之勢後忽從山前見虎迹
發出議論奇文蔚起匪夷所思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
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菴裏醉倚佳人錦瑟傍
猶有夢回清興在卧聞歸路樂聲長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錄一首

湖上青山翠作堆蔥蔥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
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為誰開
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

自注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

自號桑苧翁余來
年九日去此久矣

此篇乃已至勤師院而作承前一首結句扁舟又截平
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說來但前首東閣郎君之句殊
嫌無著不似此篇之開拓頓宕也笙歌雲水一聯尤為
卓立傑出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

首

錄一首

指顧雲間數點紅
笙歌正擁紫髯翁
誰知愛酒龍山客
卻在漁舟一葉中

西湖志曰咸淳臨安志有美堂錢氏初建江亭於此
當在吳山最高處左江右湖故為登臨之勝東坡有
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詩言舟中望見則
必西湖舟中也舊志言堂在郡城內又可見古城介
在吳山外矣此堂故址當在吳山無疑西湖遊覽志
載有美堂在鳳凰山者誤也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瑠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松歌晚照

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
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寶山新開徑

藤稍橘刺元無路竹杖襍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
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骨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
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明雋清圓兼得象外之趣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胃中似記故人面
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
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
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
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
高者妖邪次頑憤體輕雖復強浮汎性滯偏工嘔酸冷
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韉不易致
道路幽嶮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

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
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
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建茶以比君子草茶以比小人君子和且正者和故
可愛正故不可慢小人體輕而性滯但有妖邪頑愎而
已記曰其言明且清易曰其言曲而中詩兼有之

烏臺詩案曰錢顗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
州與之相見後錢顗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草茶

無賴二句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妖邪須頑橫狠
劣也體輕性滯二句以譏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
其間絕品二句以譏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
飭終非骨鯁之人也收藏愛惜四句以譏小人有以
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歸田錄曰腊茶出於建劔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
日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
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

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

夜聞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
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
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善說無生可知坐在立忘未是西來大意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

鄉音無伴苦思歸
重衾脚冷知霜重
新沐頭輕感髮稀
多謝殘燈不嫌客
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
直恐終身走道塗
老去怕看新歷日
退歸擬學舊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
霜雪偏尋病客鬚
但把窮愁博長健
不辭最後飲屠蘇

令節羈情孤燈遙夜所感愴者深而以溫柔敦厚出之
依依脈脈味以淡而彌長

容齋續筆曰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

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
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
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
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
正旦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顏況云還
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方干云纔酌屠蘇
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
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古纏頭曲

鴟絃鐵撥世無有樂府舊工惟尚叟一生喙硬眼無人
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
驚帆渡海風掣迴滿面塵沙和淚垢青衫不逢湓浦客
紅袖謾挿曹綱手爾來一見哀駘佗便著臂韝躬并白
我慙貧病百不足強對黃花飲白酒轉關渡索動有神
雷輶空堂戰牕牖四絃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為我壽
世人只解錦纏頭與汝作詩傳不朽

亦為琵琶女子而作却不規撫江州琵琶行古有名作
須變調以勝之并題目亦隱其名曰古纏頭曲特於結
處表出作詩之意以見實有其人與事不是寓言十九
也白以排蕩宛轉入情此以簡淨道鍊入古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
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
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有橫絕太空之概灑豁襟抱亦如聽蘇門長嘯響動林
谷

虎丘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
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黷幽幽
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
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哽東軒有佳
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

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

作虎丘詩者多是緣情綺靡若此詩則但見其幽折閒靜耳是非時會不同乃其命筆取材別開生徑觀前此白居易於東武丘有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之句於西武丘有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之句烏鵲黃鸝紅欄綠浪唐時已極繁華艷冶矣故知此詩是有意避喧力求岑寂也

趙次公曰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遊虎丘寺有詩歷
論商周及近代二千年事顏真卿為之刻石又鬼詩
云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
臺李道昌為刺史奏其事陸龜蒙皮日休松陵唱和
皆及之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錄一首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
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幾人非

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自注杭人以放
鴿為太守壽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此詩結句集內有放鴿為壽之

自注趙堯卿遂引唐譚賓錄言天寶宮中呼白鸚鵡為
雪衣此詩借呼鴿為雪衣然考田汝成西湖志稱東坡
有真蹟云杭州營妓周韶能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
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
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此詩寄述古

蓋指此事故曰記得金籠放雪衣雪衣正用白鸚鵡事
不必借呼放鴿也詩作如是解與前後數詩亦正相類
然軾自注故作隱語豈其避謗歟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
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頽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
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多不知但覺紅綠眩醒時
江月墮撼撼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

豪放精悍全是規倣頌酒之篇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
倒射軒牕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葉從掀舞
細思城市有底忙卻笑蛟龍為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
此風聊得妻孥許灞山道人獨何事夜半不眠聽粥鼓
明日顛風當斷渡七字即鈴語也奇思得自天外軒牕
飛雨寫風浪之景真能狀丹青所莫能狀末忽念及灞

山道人眠而聽粥鼓想其濡墨揮毫真有御風蓬萊
汎彼無垠之妙

冷齋夜話曰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
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迄
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
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
也曾捫虱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葉
從掀舞以鯨為虱對以龍驤為漁艇對大小氣焰之

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遊鶴林招隱二首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杜鵑睡
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西牕有病客危坐看香烟
行歌白雲嶺坐詠修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澗
草誰復識聞香香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二作風格清腴絕似韋柳

無錫道中賦水車

翻翻聯聯銜尾鴉
聲聲確確蛻骨蛇
分疇翠浪走雲陣
刺水綠鍼抽稻芽
洞庭五月欲飛沙
鼉鳴窟中如打衙
天公不見老翁泣
喚取阿香推雷車

只是體物著題觸處靈通別成奇光異彩想當施手時
巨刃摩天揚此之謂也賦物得此神力罕匹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
旋覺雲歸無處尋
三過門間老病死

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
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寄感嘆於解脫輓長老合作如是語

聽僧昭素琴

至和無攫醜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出散
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是真識琴中意者朱絃疏越可以釋躁平矜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為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
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風
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饑坐聽午鐘非詩能
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

能不為外垢所蒙不待罷職而詩乃工也惠勤先為歐
陽所知故又舉詩窮益工之語以諷之與序惠勤詩集
同意

遊靈隱高峰塔

言遊高峰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
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
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
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
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來
欲歸更徬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蚤霜

霧霏日出未舉足而景象既殊古松怪石及經行而應
接不暇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十字畫出古寺清晨

登高覽勝之妙入門以後但記一時與道人留連贈答語盡便住象外傳神正復無際

邵長蘅曰三國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按穴藜牀似用其意故王注引此存之

志林曰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高僧不下三十餘年矣

新城陳氏園次鼃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况與城相遠我
來亦何事徙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
淡而能腴王韋後絕無僅有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
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流水石間
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

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時
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郎取次知

首作不露刻斲經營之迹自成高唱五六用毛玠方干
貼二人姓此本古法少陵集中多有之僧祖可謂毛令
是毛玠之後或并疑方尉是方干後人妄矣次作白雲
句承石瘦來明月句承水清來黑黍黃粱池旁之所見
也朱柑綠橘嶺上之所植也錯雜寫來自然合拍惟其
才大而氣雄故雖清白黑黃等字疊見不嫌其複

張安國曰案於潛縣圖經毛君寶同尉方君武與東坡於熙寧七年八月廿七日同遊西菩提山明智院石刻存焉

聽賢師琴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閤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

聽穎師琴詩曲中疾徐之節聽賢師琴詩別傳離合之

神兩詩足以並峙義海俗工譽韓毀蘇復齋漫錄直以不學斥之最堪砭愚擊蒙

西清詩話曰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詩成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為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

平廉折亮以清凡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
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
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余嘗考
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
聲為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

復齋漫錄曰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為琴宮
絃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
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為說曰大絃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
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
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為然殊不知亦
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歎

自注

樂天詩云行年三十
九歲暮日斜時

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

酒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蕭條燈火冷

寒夜何時旦倦僕觸屏風飢龜嗅空案數朝閉閣卧霜
髮秋蓬亂傳聞使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怪
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覩
衰懦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
館三徑麤成資一枝有餘暖願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
除夜無聊病中落寞因得段書遂一氣寫出讀暗盡灰
中炭五字尤覺黯然神淒

容齋五筆曰白樂天作詩述懷好紀年歲蘇公素重

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
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
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
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
牕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
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
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

去魂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重便如閱年譜也

喬太守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互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豈暇讀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愧煩賢使者弭節整紛亂喬侯瑚璉

質清廟嘗薦盟奮髯百吏走坐變齊俗緩未遭甘鷄退
並進恥魚貫每聞議論餘凜凜激貪懦莫耶當自躍豈
復煩爐炭便應朝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為守故丘眷戀
桑榆暖為君叩牛角一詠南山粲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寒雞知將晨饑鶴知夜半亦知老病客遇節嘗感歎光
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羈孤
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高論森月旦紀明本

賢將汨沒事堆案欣然肯相顧夜閣燈火亂盤空愧不
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著帽不怪安石緩雖無窈窕人
清唱弄珠貫幸有縱橫舌說劍起慵懦二豪沈下位暗
火埋濕炭豈似草元人嘿嘿老儒館行看富貴逼炙手
借餘暖應念苦思歸登樓賦王粲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
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

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
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
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義

尖又韻詩古今推為絕唱數百年來和之者亦指不勝
屈矣然在當時王安石六和其韻用及諸天夜又交戟
又頭等字支湊勉強貽人口實即軾謝人見和因再用
韻二詩亦未能如原作之精采方回謂再和尤佳者非

也至於玉樓銀海典故流傳其說不一蓋皆得自傳聞而所稱作道書者究無人知其出何道書方回稱是黃庭一種亦臆度語耳軾嘗讀道藏千函有詩紀其事要之玉樓為肩銀海為目必作如是解詩意乃通若集中詩尚有雪中過淮謁客詩云萬頃穿銀海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詩云玉樓已崢嶸則又不當與此一例解也石林詩話曰詩禁體物語此學者類能言之歐公聚星堂雪詩舉此令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

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烟濕密酒
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
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
害其言玉樓銀海

苔溪漁隱叢話曰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
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東坡
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

方回曰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甚險

而再和尤佳或謂坡時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氣雄下
筆前無古人也觀此雪詩亦冠絕古今矣雖王荆公
亦心服屢和不已終不能壓倒

侯鯖錄曰東坡作雪詩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
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
處

次韻章傳道喜雨

自注禱常
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螻

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肯吐

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

自注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

可畏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鬣毛困牛

馬啖嚙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

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米濟饑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

烈撓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痕手摩

撫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牕騷騷開松

竹朝畦泣泣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

語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

斛

自注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

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

眠

自注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

未用賓客來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

戲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
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
試向諸生選何武

古語時情錯雜寫來可謂博誕空類至結穴推本盛德
寓規於頌盡遣奇詞奧旨俱歸雅頌之音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

自注錢塘花最盛處

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

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

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吟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

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一

叢何所似馬腦槃盛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

飲花應猜夜來雨電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

自注錢塘吉祥

寺花為第一士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綠籃以獻於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

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
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
可為數息也

語不斷削似無意求工而類放處正復滔滔清絕

送春和子由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

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

自注病過此二物

鬢絲禪

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

自注來書云近

看此書余未嘗見也

酒闌句是賦蜜熟句是比對句却從上句生出作手大
家即一屬對不易測識如是

方回曰酒闌病客惟思睡我也情也蜜熟黃蜂亦懶
飛物也景也芍藥櫻桃俱掃地景也鬢絲禪榻兩忘
機情也一輕一重一來一往所謂四實四虛前後虛
實又當何如下手至此則知繫風捕影未易言矣坡
妙年詩力頗寬至晚年乃神妙流動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
昏既非醉蹢蹢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起行
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
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
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目見耳聞具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昔人稱淵明為古
閒淡之宗此則升堂入室矣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鹵，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
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
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保甲連村團未遍，
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
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
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
况復連年苦饑饉，剝蠶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
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盥欲強醉，寂寞虛齋卧空甌。

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信
只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
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開
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
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
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雲谿上有白雲如白羽
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始陳政令之弊繼悼饑饉之臻而中以詔書惻怛吏能

淺薄為詞可謂立言有體後言已不能如孝叔之高蹈
蓋其志在救時有未肯挂冠神武者特詩中不可以顯
言乃以雀鼠太倉故作慙謝故人之語溫厚和平與詩
人之旨宛合一切譏誚躁妄之詞其不可同年而語明
矣

烏臺詩案曰此詩君王有意四句為是時朝廷遣使
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多張皇不便也南
山伐木十句以譏諷法令屢變事目煩多吏不能辦

也况復連年十二句意言近日饑饉蝗蟲之甚以譏
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
齋廚索然以譏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
旱蝗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
貪祿未能便挂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開
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
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施元之曰劉孝叔名述神宗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

剴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踰歲提舉
崇禧觀東坡倅杭與孝叔會虎丘有詩紀事吳興六
客堂孝叔其一人也此詩首言征伐之意熙寧三年
十一月詔京畿河北京東西路置三十七將將官遂
與州郡長吏爭衡故云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
各開府又立保甲法令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
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故云保甲連村
團未遍五年立方田均稅法詔司農以條約并式頒

之天下歲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計量乃書戶帖連莊
帳付之以為地符故云方田訟牒紛如雨七年呂惠
卿建手實法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奉
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至八年十月乃罷故曰爾
來手實降新書又曰平生學問止流俗者是時安石
凡議其新政者皆以流俗謂之也

邵長蘅曰資斧資字當是質字之訛質與鎖通史記
范睢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

又一語無效請伏斧質又石慶傳罪當伏斧質又漢書梅福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諸本既謔資舊注因並作資斧解極無謂

懷西湖寄鼉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烟清流與碧

巖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
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
間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知其妙處難傳便是能識其全者妙處既不可傳故令
讀壁間詩使自得之又令直造意所便以庶幾所至有
得耳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騎馬跑空立

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此似規撫右丞風勁角弓鳴一詩馬立鷹飛宛然草枯
鷹眼疾雪盡馬蹄輕之句也白雲紅葉亦是千里雲平
遺意特其才大不露青藍冰水之迹耳結以謝艾自況
想見下筆時顧盼自雄躊躇滿志

烏臺詩案曰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
鷹作詩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却善用兵

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為將不減謝艾也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錄七首

湖橋

朱闌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
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湖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
從教匹練寫秋光

荷盡而水益光明寫得景色澄靜不似老杜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徒豪語耳

蓼嶼

秋歸南浦蟬蛩鳴霜落橫湖沙水清卧雨幽花無限思
抱叢寒蝶不勝情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
漸覺冰輪出海遲

過谿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
四柱亭前野約微
忽悟過谿還一笑
水禽驚落翠毛衣

筧簿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
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饒太守
渭川千畝在胸中

文與可畫筧簿谷偃竹記曰筧簿谷在洋川與可嘗
令予作洋川三十詠筧簿谷其一也予詩云云與可

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玉得詩失笑噴飯
滿案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鱖魚肥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
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堦紅

何時卻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三四一聯句法獨創後人效之未免學步邯鄲至五六一聯軾乃脫化張謂春園家宴詩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之句今注詩者乃引白居易夢遊春五言云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而不引張詩既為未諳源委且奈何舍盛唐而述中唐也

王直方詩話曰東坡作藏春塢有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允哀詞乃云風生

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倣太甚

寄黎眉川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
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
自注君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

趁流年

施元之曰王介甫素不善春秋目為斷爛朝報時介甫方得志故云治經方笑春秋學公為眉人黎方守

眉故有淵明歸去之句

志林曰黎希聲治春秋有家法然為人質木遲緩劉
貢父戲為黎樣子黎以為指其德不知樣子真是木
也一日聯騎出市人有鬻之者大笑幾落馬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
眼明小閣浮烟翠齒冷新詩嚼雪風
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
自注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
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鴈蕩也
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溫

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
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樽前說病翁
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郾筒

鴈蕩為自古圖牒所不記祥符中因採官木始見之此
雖覽圖未歷其地故但以小閣浮烟翠一語形容其妙
以所得見之二華九仙作陪按周邠生於西湖而官於
鴈蕩軾生於蜀山而官於西湖次作稱西湖同遊蓋因

其所見以致未見之思結更以蜀山君未見為恨匪自
矜以傲人蓋其交誼反覆纏綿盎然言表

施元之曰周郊字開祖錢塘人東坡倅杭三年與開
祖數從湖山之遊見於酬唱故云西湖三載與君同
是時開祖為樂清令鴈蕩山實在境內

和鼉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
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

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以西湖對重九一時湊泊其妙不當於字句求之

賀裳曰譚友夏評此詩云遊止山水好景每尋替人
不得況坡老開濬西湖何等關情決不忍交付與俗
人矣此評亦好但作詩時子瞻自杭州通守轉密州
西湖尚未開也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壁

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黑暗通。蠻貨蜂閑黃連採，蜜花

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

自注：喬受知於吳丞相而施州風土

大類
長沙

善談風土衮衮可喜，頗似宗元在柳州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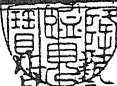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

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
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

死生契濶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死生契濶四字括盡上六句意無語不典核而出以便利情味灑然

苑雌黃曰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入至晉書下馬謂之下馬陵故東坡詩云下馬來尋董相墳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郭坦